

圖文互證：李提摩太《西遊記》 英譯本的底本考論

吳曉芳

一九一三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將明代小說《西遊記》節譯為英文，題為《出使天國》（*A Mission to Heaven*），由其所主持的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在上海出版。該譯本是目前所見首個《西遊記》英文節譯本，近年來逐漸引起學界重視，研究成果相繼出現，集中討論譯者如何運用基督教的思想解讀《西遊記》。然而，研究者們對李提摩太採用的中文底本並沒有仔細考辨，對此長期存在錯誤的認識。本文借助檔案和古籍等資料，利用《西遊記》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從譯本的插圖和文字兩方面對照原書的版本系統，考證出李提摩太使用的底本應為清末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同時，本文指出譯者對底本的選擇與他將小說原有的佛教元素基督教化的翻譯策略有密切關聯。李氏精心選取底本並改造從底本選取的插圖，令圖像敘事緊密配合文本敘事，以證明《西遊記》體現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核心教義。

關鍵詞：《西遊記》英譯、李提摩太、《出使天國》、翻譯底本、圖文互證

收件：2019年1月14日

修改：2019年5月9日

接受：2019年6月5日

吳曉芳，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博士後研究員，E-mail: melodywxf@gmail.com。

本文初稿曾以〈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1913）的底本考辨〉為題，發表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於2017年5月13—14日舉辦之「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九屆國際學術大會」。在修改過程中，承蒙《編譯論叢》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Illustration and Text: On the Source Text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Xiaofang Wu

Xiyouji or *Journey to the West*, a Ming Dynasty novel, was parti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A Mission to Heaven* in 1913 by Timothy Richard, a British missionary, and published in Shanghai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where Richard was serving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Being the first English abridgement of *Xiyouji*, this rendition has received growing academ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inspired several interesting studies, which generally focus on how the translator applied the teachings of Christianit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mis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Richard translated, as researchers did not carefully examine the source-text issue. By looking at archival materials, Chinese rare books, and the newest research results regarding the textual issues of *Xiyouji*, and by comparing the illustrations and the text proper of Richard's translation with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novel,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source text of Richard's translation is *Huitu Zengxiang Xiyouji (Xiyouji with Illustrations)*, pub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the Guangbaisong Zhai of Shanghai. The present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Richard's choice of the Chinese tex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Christianizing the Buddhist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narrative. He meticulously selected the source text and modified the original illustrations chosen to accompany his translation, making the revised illustrations more easily match the translated text in order to prove that *Xiyouji* contains the fundamental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Timothy Richard, *A Mission to Heaven*, source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mutual illustration-text corroboration

Received: January 14, 2019

Revised: May 9, 2019

Accepted: June 5, 2019

壹、引言

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於 1870 年來中國，在這個風雲變幻的國度活動長達 45 年，前 20 年在傳播福音、賑災救濟、譯介西學、鼓吹變法、興辦教育等方面均有所作為，晚年轉而致力於研究大乘佛教，¹ 並將《大乘起信論》和《妙法蓮華經》等數部佛典譯為英文。² 1913 年，他將明代小說《西遊記》節譯為英文，題為《出使天國》 (*A Mission to Heaven*)，由其所主持的廣學會在上海出版。

在《西遊記》的英譯史上，該譯本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節譯本，³ 近 10 年來逐漸引起學界重視，研究成果相繼出現，集中討論李提摩太如何運用基督教的思想解讀《西遊記》。⁴ 然而，研究者們對譯者採用的中文底本並沒有仔細考辨。胡淳豔與王慧 (2012) 粗略地斷定為清代《西遊證道書》，輔之以清代《新說西遊記》和明代百回本 (頁 238—241)，這一說法也被之後的學者所沿用。這一判斷的錯誤在於，明代

¹ 李提摩太在研究佛教伊始就清楚地區分了小乘和大乘兩個派別，認為「小乘目的在救一己，大乘目的在救眾生。小乘不拜神，惟信賴無助之人力，於輪迴中求得救。而大乘之道，則頗似基督教，崇奉我佛，不講輪迴，獨賴佛力而得救」 (Richard, 1916a, p. 5)。在他看來，小乘佛教是原始佛教，而大乘佛教是高級佛教，兩者的差別正如《舊約》和《新約》的差別一般，因而他推崇的是大乘佛教，又稱其為「新佛教」 (New Buddhism)。本文所引用外文參考文獻內容之中譯，為筆者自譯。

² 李提摩太的《大乘起信論》英譯本於 1907 年由廣學會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在上海出版，題為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The New Buddhism*。1910 年，愛丁堡的 T. T. & Clark 出版社推出了李提摩太的《高級佛教的新約》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除了收錄《大乘起信論》的英譯，還增加了《妙法蓮華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藥師如來的 12 個大願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英譯。

³ 學界通常將《西遊記》的最早英譯文歸於 1895 年美國來華傳教士吳板橋 (Samuel I. Woodbridge) 翻譯的《金角龍王；或名皇帝游地府》 (*The Golden-Horned Dragon King; or The Emperor's Visit to the Spirit World*)。筆者已撰文說明吳板橋並非據《西遊記》譯出，而是江蘇南通童子戲唱本《十三本半巫書》之三〈袁天罡賣卦斬老龍記〉，參吳曉芳 (2018b)。據筆者研究，《西遊記》最早見於英文文獻是在 1854 年，而正式的英譯則始於 1884 年，最開始是出現在近代在華西人創辦的英文報刊上，隨後被收入以英文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和故事選集，接著以單行本的形式獨立成書。關於《西遊記》從 1854 年至 1949 年在英語世界的譯介情況，參吳曉芳 (2018a)。

⁴ 比較重要的論著有于懷瑾 (2007)、胡淳豔與王慧 (2012)、李暉 (2013) 和 Lai (2014)。

百回本，無論是世德堂本還是李卓吾評本，在清代及之後已湮沒不傳，而清代的第一種版本《西遊證道書》在《西遊真詮》出來後也逐漸失傳。清末民初，國內通行的《西遊記》主要是《西遊真詮》、《新說西遊記》和《西遊原旨》這三種，1931年孫楷第在日本訪書時才發現世德堂本、李卓吾評本和《西遊證道書》等珍本（孫楷第，1932，頁134—157）。

正因為古代小說的版本流傳情形比較複雜，翻譯研究者必須重視底本考辨這一譯本研究的初步環節。本文嘗試借助檔案和古籍等資料，利用《西遊記》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從譯本的插圖和文字兩方面對照原書的版本系統，試圖考證李提摩太英譯《西遊記》所依據的中文底本。同時，本文還將討論譯者對底本的選擇與其將小說的佛教元素基督教化的翻譯策略是否存在關聯。

貳、翻譯底本的考證

李提摩太的《出使天國》出版於民國初年，雖然是節譯本，但從目錄上看，保留了小說一百回的架構，可見譯者使用的應該是一百回的繁本或刪本《西遊記》。他在譯本標題頁明確標明《西遊記》的作者是「邱長春」⁵（Ch'iu Ch'ang Ch'un），在〈導言〉（Introduction）的第二節又根據《欽定元史》介紹丘長春的生平。再者，譯本第九章的標題為〈玄奘的出身〉（Huen Chwang's Parentage），李提摩太在該章概述了唐僧父親陳光蕊赴官遇難始末和唐僧為父復仇的經過。查《西遊記》版本史可知，明代的各種版本均無署名作者，也沒有用整整一回的篇幅敘述唐僧的身世，直到清初的《西遊證道書》才提出作者是元代全真派道士丘處機（道號「長春子」），並補入唐僧的身世故事作為第九回，將明代百回本的第九回至十二回縮成三回。此後的清刻本，如《西遊真詮》、《西遊原旨》、《西遊正旨》和《新說西遊記》等，都延續了這一做

⁵ 清雍正間因為要表示尊敬孔子的名諱，命令「丘」字都改做「邱」，李提摩太也遵從此一做法，筆者僅在引用時保留「邱」字，特此說明。

法。因此，從章節的數量、作者的身分和有無第九回唐僧身世故事等細節來看，似乎可以初步判斷，李提摩太依據的應是清代的百回繁本或刪本《西遊記》。

雖然李提摩太沒有在譯本中寫明所據何本，但在正文之前的〈插圖目錄〉（List of Illustrations）中提供了一個與底本有關的說明，即譯本的大部分插圖是來源於中文底本。他的原話是：

所有的插圖，除了第一張、第二張和最後一張以外，都是選自此書的中文本所配製的 146 幅插圖。⁶（Ch'iu, 1889/1913, p. 4）

《出使天國》總共有 30 幅插圖，按照李提摩太的說法，除去第一張〈成吉思汗〉圖、⁷ 第二張〈阿彌陀佛〉圖和最後一張〈嶗山太清宮〉圖，⁸ 剩下的 27 幅插圖均是選自中文底本。這 27 幅可分為人物圖和故事情節圖兩大類，反映了晚清小說典型的「像圖結合」的插圖形式：「像」重在表現人物，而「圖」重在表現情節中某一精彩場面。⁹ 最重要的是，李提摩太在插圖來源的說明為確定底本提供兩個關鍵線索：首先，李

⁶ 原文為“All the illustrations, except the first, second and last, are selected from the 146 prepared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book”（Ch'iu, 1889/1913, p. 4）。

⁷ 該幅畫像選自亨利·史密斯·威廉斯（Henry Smith Williams）主編的《史家世界史》叢書第 24 卷《波蘭、巴爾幹、土耳其、東部小國、中國和日本》（Williams, 1904, p. 278）。

⁸ 李提摩太之所以收入〈成吉思汗〉和〈嶗山太清宮〉這兩幅圖，主要是因為他依從清代主流看法，將《西遊記》的作者認定為元代道士丘處機。丘氏曾從山東啟程西行面見成吉思汗，勸諫後者去暴止殺、敬天愛民，這與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和「不可殺人」的戒條是相通的，因而受到在清末亂世中經歷災荒、暴亂與革命的李提摩太的欣賞。而嶗山是道教名山，以全真教為主流，丘氏在太清宮講過道；李提摩太在翻譯《西遊記》時還特意去嶗山探訪，目的就是看看《西遊記》的作者所居住的道觀（Richard, 1916b, p. 356）。

⁹ 人物圖有 16 幅，包括〈如來佛〉（收入譯本第 58 章，以下僅標出章數）、〈觀世音〉（12）、〈玉帝〉（4）、〈西王母〉（5）、〈李老君〉（6）、〈太白金星〉（4）、〈托塔李天王〉（83）、〈龍王〉（10）、〈閻羅王〉（3）、〈唐太宗〉（11）、〈唐三藏〉（12）、〈孫行者〉（1）、〈豬八戒〉（18）、〈沙和尚〉（22）、〈文殊菩薩〉（77）和〈普賢菩薩〉（77）。故事情節圖有 11 幅，中文標題分別是〈悟徹菩提真妙理〉（2）、〈亂蟠桃大聖偷丹〉（5）、〈觀音赴會問原因〉（12）、〈八卦爐中逃大聖〉（7）、〈我佛造經傳極樂〉（8）、〈鷹愁澗意馬收韁〉（15）、〈五莊觀行者竊人參〉（24）、〈觀音慈善縛紅孩〉（42）、〈孫行者三調芭蕉扇〉（61）、〈荊棘嶺悟能努力〉（64）和〈濯垢泉八戒忘形〉（72）。

氏使用的中文底本應該只有一個，因為英文行文在“Chinese edition”前面使用的是定冠詞“the”，而“edition”的形式是單數，表示特指某一個中文版本；第二，李氏介紹這個中文本有 146 幅插圖，他從當中選取了 27 幅，這成為確定底本的一個重要依據：底本必須有插圖且不少於 146 幅，其中有 27 幅大體上能夠與譯本相應的 27 幅吻合。

根據 1913 年的《廣學會第 26 次年報（1912—1913）》，李提摩太所譯的《出使天國》是在 1913 年 11 月初出版，初印數是 500 冊，與廣學會同年出版的其他書籍相比，印數是最少的（*The Twenty-sixth Annual Report*, 1913, pp. 8, 15）。筆者查詢亞洲、歐洲、北美和澳洲等地的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發現，現存的《出使天國》數量很少，普遍是一卷本，前封為土黃色，正文有 362 頁（見圖 1，該本為香港大學所藏）。但筆者 2015 年在英國尋訪資料時，偶然發現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圖書館有一套特殊的《出使天國》藏本，前封為暗紅色，分上下兩卷，上卷從第一回到第四十九回，下卷從第五十回到第一百回（見圖 2），與通行的一卷本相比，內文排版較為寬鬆。從書內的藏書印（見圖 3）可知，這套書是一位名為希爾達·鮑澤（Hilda Bowser）的女士於 1920 年捐贈給當時附屬倫敦研究所（London Institution）的東方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¹⁰ 有趣的是，扉頁還有譯者李提摩太寫給鮑澤的題詞（見圖 4）：

希爾達·C·鮑澤小姐

打印了整本書稿以付梓，敝人感戴不忘。

譯者敬上

1913 年 11 月 4 日¹¹（Ch'iu, 1889/1913, title page）

¹⁰ 藏書印的原文為“PRESENTED TO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 BY Miss Hilda Bowser. ON 1 NOV 1920”（Ch'iu, 1889/1913, title page）。亞非學院原稱東方學院，1916 年創立，二戰期間（1938 年）改為現在的名稱。

¹¹ 李提摩太題詞的原文為“Miss Hilda C. Bowser/In graceful Remembrance that she typed the whole of the manuscript for the press; from/The Translator/Nov. 4, 1913”（Ch'iu, 1889/1913, title page）。

據此可知，鮑澤幫助李提摩太打印了《西遊記》譯本的書稿。同時，在題詞的同一頁還粘著一封信（見圖5），是鮑澤於1913年11月7日寫給廣學會一位名為羅莎（Rosa）的女士，¹²現將信件內容譯為中文抄錄如下：

北四川路143號

上海

1913年11月7日

我親愛的羅莎：

承蒙李提摩太博士贈與我兩本他的新書。與其把其中一本贈送出去，倒不如將它借給那些能從是書所敘的歷險中發現道德寓意的人們。他們不妨將自己歸入本書獻詞所致敬的對象。

我特別想把這本書借給以下的人士使用，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你自己，
湯瑪士先生，
柯利弗德先生和
克萊賓夫人
道布森小姐
派克·諾丁漢牧師

書內那段簡短的題詞（筆者按：即李提摩太寫給鮑澤的題詞）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打印手稿沒有你想像的容易，要花費許多工夫在加標點符號和編輯上。我很遺憾的是，在校對階段，我正在休假，因而沒能完成我那份工作。

大部分的打字工作是在我閒暇時候完成的。

你的親愛的，
希爾達·C·鮑澤

¹² 收件人地址「北四川路143號」即為廣學會在上海的辦公地址。

歡迎批評指教。¹³ (Ch'iu, 1889/1913, titl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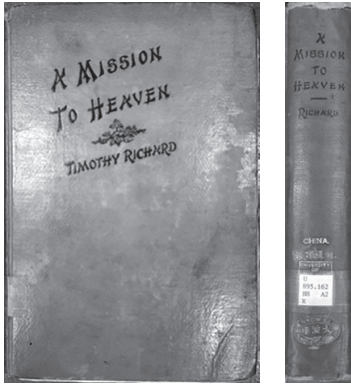


圖 1 通行本的前封和書脊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cover page)。



圖 2 SOAS 藏本的前封和書脊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cover page)。

¹³ 鮑澤信件的原文為：

143 North Szechuan Road
Shanghai
Nov. 7, 1913

My dear Rosa,

Dr. Richard has been kind enough to give me two copies of his new book, and instead of giving one away I have decided to lend one to those who will discover the moral purposes of the adventures related herein, and they may consider themselves included in the Dedication.

I would specially wish the following to have the loan of it if they care to:

Yourself,

Mr. Thomas,

Mr. Clifford and

Mrs. Crebbin

Miss Dobson

Rev. Parker Nottingham

The little inscription in the book meant much to me. To transcribe the manuscript was not easy as you can imagine, but much work had to be put in the way of punctuating and editing. My great regret has been that I was on furlough when the proofs were read, and so I did not have the privilege of completing my part of the work.

Most of the transcription in type writing was done in my leisure hours.

Yours affectionately
Hilda C. Bowser

Criticisms will be welcomed. (Ch'iu, 1889/1913, titl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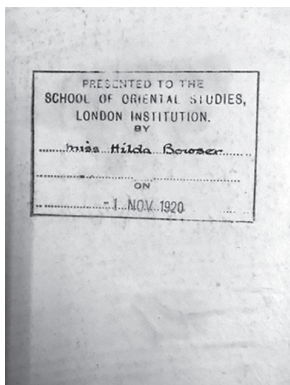


圖 3 藏書印

資料來源：Ch'iu (1889/
1913, titl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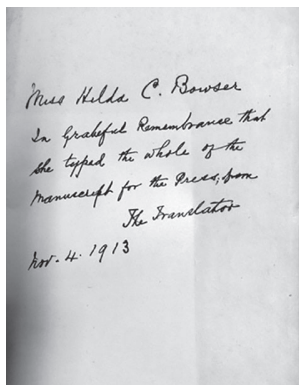


圖 4 李提摩太的題詞

資料來源：Ch'iu (1889/
1913, titl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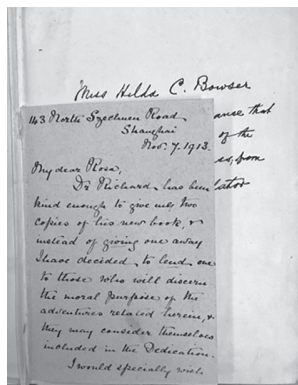


圖 5 鮑澤致羅莎的信

資料來源：Ch'iu (1889/
1913, title
page)。

據筆者調查，鮑澤是一位英籍醫生傳教士，曾擔任廣學會的董事兼發行秘書。1913年《出使天國》出版之際，她已在總幹事李提摩太身邊協助其翻譯西書達六年之久（“English Classics in Chinese,” 1913），是李提摩太主持開拓廣學會事業的「中流砥柱」（a tower of strength）（*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1919, p. 21）。¹⁴ 結合譯本的出版時間、李提摩太的題詞和鮑澤寫給羅莎的信可推斷，此兩卷本《出使天國》應該是李提摩太為表謝意贈送給鮑澤的特別排印本，而鮑澤曾將它借給廣學會的同事等人使用。1919年，在李提摩太去世的同一年，鮑澤離開廣學會返回英國（*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1919, p. 21）。1920年，她在倫敦大學醫學院進修時，將這套書捐給了東方學院。¹⁵

和通行的一卷本相比，李提摩太贈予鮑澤的兩卷本還有一個特別之處。一卷本書脊的上方印有黑色文字「出使天國／理查德」（A

¹⁴ 原文提到：“Miss H. C. Bowser, to the regret of all, left us for England in the summer, to take a much needed and long delayed rest. She had been a tower of strength to Dr. Richard, and will doubtless be with us in spirit in the homeland, where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ll be of great service to the C. L. S.”（*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1919, p. 21）。

¹⁵ 鮑澤分別於1915年和1922年獲得倫敦大學醫學院的理學士和醫學士學位。參見 Ancestry.com Operations, Inc. (2017)。

MISSION TO HEAVEN/RICHARD)，顯示譯本的書名和譯者李提摩太的姓。而兩卷本的書脊則印有不一樣的金色文字，上方是「西遊真詮，或名西遊記」（SE YEW CHIN TSEUEN./TRAVELS IN THE WEST.），中間一行是分卷的章節範圍，底端印有年份「1696」。「1696」即康熙丙子年，是《西遊真詮》（以下簡稱《真詮》）現存最早刊本的年份，卷首有尤侗於康熙丙子年撰寫的序，每回回末有題為「悟一子曰」的陳士斌所撰的大段評語。《真詮》是繼《證道書》之後出現的第二個清刻本，並進而代替《證道書》成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李時人，1991，頁168—169；鄭振鐸，1933，頁560），同時也是翻刻次數最多的本子，現已知的版本共有二十多種（許勇強，2008，頁145）。《真詮》與《證道書》一樣，也是一百回的刪節本，其文字主要出自《證道書》，又在部分地方參照明代百回本略有修飾，甚至增加了一些文字，包括恢復一些被《證道書》刪去的詩詞（吳聖昔，2002c，第8段）。

此外，《真詮》也是晚清西方人士譯介《西遊記》時經常使用的本子，如：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1854年所著的〈論佛教在中國〉（“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一文中，介紹了以玄奘西行求法的經歷為藍本寫就的長篇小說《西遊記》，稱其又名《西遊真詮》（“Si-yeu-chin-ts’uen”）（Edkin, 1854）；1857年，法國漢學家西奧多·帕維（Théodore Pavie）所著的〈關於中國佛教小說《西遊真詮》的研究〉（“Etude sur le roman bouddhique chinois Si-yeoutchin-tsuen”）一文，其實是譯自《真詮》前六回的法譯文（Pavie, 1857a, 1857b）；英國傳教士惠雅各（James Ware）於1905年所著的〈中國的仙境〉（“The Fairland of China”）一文也是依據《真詮》的概述性英譯（Ware, 1905a, 1905b）。

前文分析過，李提摩太聲稱只使用了一個底本，且他送給秘書鮑澤的兩卷式譯本將《西遊記》標示為《西遊真詮》，我們不妨大膽推測他使用的底本是《真詮》。那麼究竟是哪一種版本的《真詮》所配的插圖在數量上不少於146幅，且其中的27幅與李提摩太選取的27幅基本

上吻合？筆者根據許勇強（2008）等學者整理的《真詮》版本情況進行一一排查，發現清末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見圖6）所配的插圖與李提摩太譯本的插圖基本上吻合。該版本雖然不叫《西遊真詮》，但卷首有康熙丙子年的尤侗序文，每回回前題有「山陰悟一子陳士斌允生甫詮解」字樣，回末有題為「悟一子曰」的陳士斌所撰的回評，無疑是《西遊真詮》。這是因為：

到了清末民初，書商為了賺取利潤，不擇手段，在印行時往往只標出「西遊記」了事，不再標明是哪種版本。同時，在書名上往往另外加上諸如「繪圖」、「繡像」、「增像」、「增批」之類的詞，以招徠更多的讀者。（吳聖昔，2002a，第1段）

據筆者調查，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現存有光緒丁亥（1887）、己丑（1889）、庚寅（1890）和辛卯（1891）四個年份的本子。¹⁶此四本皆是在目錄後有大量人物繪像，每回之前配有兩幅故事插圖。在冊數上，有10冊、12冊和20冊三種裝訂規格；在插圖上，最全的本子是首繪像82幅，每回附故事插圖兩幅，共282幅。¹⁷李提摩太所使用的本子是146幅，不到足額的282幅，應是印刷或裝幀缺陷所

¹⁶ 這四個年份的本子分別在內封面背面有如下牌記（如圖7）：「丁亥仲春上海廣百宋齋校印」、「光緒庚寅仲夏廣百宋齋校印」、「己丑仲夏上海廣百宋齋校印」和「光緒辛卯上海廣百宋齋校印」。「丁亥本」為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收藏。「己丑本」方面，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溫州圖書館、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2009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曾據河南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繡像珍本集》系列第二十至二十二冊。「庚寅本」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和吉林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辛卯本」方面，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美國的佛利爾／賽克勒圖書館（The Freer/Sackler Library）和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均有收藏；關於「辛卯本」的介紹，參見翁長松（2015，頁338—341）。

¹⁷ 《繡像珍本集》影印的「己丑本」和港中大圖書館收藏的「庚寅本」皆有82幅人物繪像和200幅故事插圖，是最全的本子。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己丑本」和「辛卯本」也有200幅故事插圖，不過人物繪像僅有52幅，其中西王母及之前與全本一致，西王母後面則有刪減。

致。¹⁸ 儘管不能確定李提摩太使用的具體是哪一個年份的本子，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四個年份的本子的插圖均是同一的。李提摩太聲稱有 27 幅插圖選自中文底本，但經筆者比對，只有 25 幅與廣百宋齋本的插圖吻合，剩下的兩幅〈普賢菩薩〉圖和〈文殊菩薩〉圖並不見於廣百宋齋本，而且風格也與後者不一致。就故事插圖而論，廣百宋齋本和李譯本是完全一致的。就人物繪像而論，廣百宋齋本和李譯本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在於，廣百宋齋本的題字是楷體，位置不固定，而李譯本的題字是宋體，位置統一在插圖的右上方；而兩者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如來佛〉和〈觀世音〉這兩幅繡像，雖然兩個本子的神像是一模一樣的，但神像頭頂上或旁邊的飛鳥卻不相同（下一節將會詳細分析這一差異形成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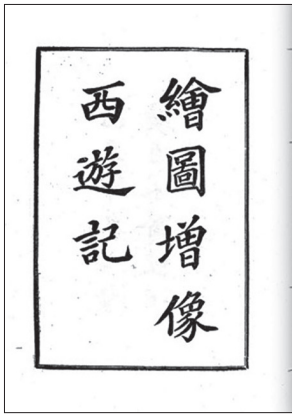


圖 6 《繪圖增像西遊記》的內封面
資料來源：丘處機（1889 / 2009a，
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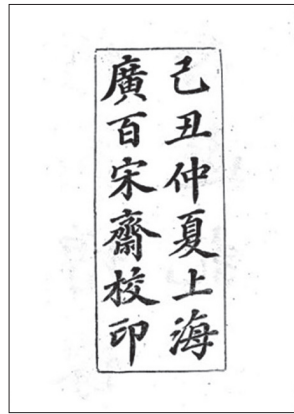


圖 7 《繪圖增像西遊記》的牌記
資料來源：丘處機（1889 / 2009a，
頁 2）。

¹⁸ 筆者在孔夫子舊書網搜到一套 2015 年流拍的「己丑本」，全書附圖 144 幅，接近李提摩太使用的本子的插圖數量。該套拍賣品卷首有人物繡像 52 幅，剩餘的 92 幅圖為故事插圖。其中第 1—5 回、第 11—15 回、第 21—25 回、第 31—35 回、第 41—45 回、第 51—55 回、第 61—65 回、第 71—74 回、第 81—84 回和第 91—93 回（共 46 回）在每回正文前有兩幅插圖，而餘下的第 6—10 回、第 16—20 回、第 26—30 回、第 36—40 回、第 46—50 回、第 56—60 回、第 66—70 回、第 75—80 回、第 85—90 回和第 94—100 回（共 54 回）在回前無附圖。察看缺圖處無撕毀痕跡，應為當初印刷或裝幀缺陷所致。參見早期版本（2015）。

這套由廣百宋齋鉛印的「字大墨佳，更倩名手繪圖，成本浩大」（查究翻書，1892，10版）的《西遊記》在當時大受讀者歡迎，甚至被多家書局盜印，不得不減價銷售。¹⁹除了《西遊記》以外，廣百宋齋鉛印發行的繪圖本古典小說還有《三國》、《聊齋》、《水滸》和《紅樓夢》等，所附之圖都是薈萃當時名手而成，紙墨精良，校勘詳審，極為暢銷。而廣百宋齋的創辦人徐潤（號雨之）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實業家，除了籌辦招商輪船局和開平礦務局等實業以外，還涉足文化事業，創立了「同文」石印書局（1882—1898）和「廣百宋齋」鉛版書局（1885—？），與當時英商美查主辦的點石齋石印書局並駕齊驅（張靜廬，1954，頁71，注1）。此外，買辦出身的徐潤也是廣學會成員，與傅蘭雅（John Fryer）²⁰等在華西人往來密切，他旗下的兩家書局也出版了大量西學圖書。

李提摩太於1891年至1916年出任上海廣學會的總幹事，成為該會名副其實的掌舵人。至遲在1908年，他已開始閱讀《西遊記》，並將小說第十九回烏巢禪師授予玄奘的《心經》譯為英文，以〈半個亞洲的信仰〉（“The Creed of Half Asia”）為題，發表在天津的《中國時報》（*The China Times*）上（R., 1908）。²¹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至遲在1887年就已面世，又極為暢銷，身在上海的李提摩太接觸到該版本的《西遊記》並不困難，而且他與徐潤之間有不少共同的熟人，如

¹⁹ 光緒18年5月24日（1892年6月18日），廣百宋齋在《申報》刊登了如下一則〈查究翻書〉廣告：「本齋精印各種鉛版書籍，早邀仕商賞鑒。所有《西遊記》一書，非但字大墨佳，更倩名手繪圖，成本浩大。今有奸商，鑽營求利，刻薄居心，將本齋所印《西遊記》作樣本，縮小翻印，意圖蒙混，殊不思翻印之書字跡糊塗，紙墨惡劣，圖像不清。彼雖售洋每部五角，核算仍稱厚利。為此，本齋亦將是書加工重印，情願減價，每部僅收工本洋一元二角。想海內諸君定能判別魚龍，毋庸本齋瑣贅。俟訪確翻印奸商名號，再當送縣究辦，以儆刁風而安商業。廣百宋齋白」（查究翻書，1892，10版）。

²⁰ 徐潤聘請傅蘭雅等西人教習子女的英文，並擔任傅蘭雅等人創辦的上海格致書院的董事。其四子徐建候曾隨傅蘭雅赴美讀書，並由傅蘭雅經管學費。

²¹ 該文署名為「T. R.」，收錄在鮑澤整理的與李提摩太有關的剪報集，由此可知確為李提摩太所作，該剪報集現藏於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的浸禮會檔案。

李鴻章、鄭觀應和傅蘭雅。但是，如果僅僅因為廣百宋齋本的插圖與李提摩太譯本的插圖基本上吻合，以及廣百宋齋本擁有很高的流行度，背後的出版商又是與清廷和洋人都有密切往來的上海顯貴，就斷定李提摩太所用的中文底本即是《繪圖增像西遊記》，這樣似乎稍顯倉促。為確保論證嚴密，還需要走進文本，將李譯本與廣百宋齋版《真詮》、世德堂本、《證道書》和《新說》（清代唯一的繁本）等明清百回本²²逐一對照，看匹配情況如何。由於李提摩太僅全譯了《西遊記》前七回、第十一回和最後三回，對中間的八十九回只是概述，²³但翻譯了各個章回的回目和 110 多首韻文，筆者主要以回目、韻文和全譯的章回作為比對的基準。

《西遊記》的回目由雙句組成，對仗工整，李提摩太在譯本各回前保留了這一形式並以黑體標示回目的譯文，同時就每回的內容自擬一個簡短的標題置於其上，而目錄僅顯示譯者自擬的一百回標題。筆者將內文的回目譯文與廣百宋齋本的回目仔細比對，發現二者是吻合的，而明清其他的百回本都與李譯本有出入。現以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的回目為例說明。如表 1 至表 4 所示，從第九回的回目來看，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明代的百回本缺少一回唐僧身世的故事，因而只有清代的百回本能與李譯本的回目譯文對應。在清代的所有百回本中，第九回至第十一回的回目文字都是相同的，與李譯本的回目譯文均可吻合。唯第十二回回目的前半句文字有差別，只有廣百宋齋本是以玄奘作為主語，而《證道書》和《新說》等其他本子都是以唐王作為主語。李提摩太的譯文為“Huen Chwang founds a great Society”，回譯成中文為「玄奘修建大會」，恰恰

²² 本文引用的世德堂本、《西遊證道書》和《新說西遊記》均是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系列所影印的版本（丘處機，1663 / 1990a, 1748 / 1990b；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

²³ 李提摩太在這八十九回的每回開篇都標有「提要」（Outline）一詞，表示節譯。

能與廣百宋齋本對應。²⁴

表 1
第九回回目對比

文本	回目
李提摩太譯本	Chen Kwang Jui (The Pilgrim's father) falls into a great calamity on going to his post. Kiang Liu priest is avenged and his parents rewarded. (Ch'iu, 1889/1913, p. i)
廣百宋齋本	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丘處機，1889 / 2009a，頁 5）
世德堂本	袁守城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
西遊證道書	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丘處機，1663 / 1990a，頁 3）
新說西遊記	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丘處機，1748 / 1990b，頁 2）

²⁴ 需要說明的是，李提摩太對回目的翻譯並不都是字對字、詞對詞的直譯，他根據正文的故事情節意譯回目的情況並不少見，如：廣百宋齋本第二十九回的回目為「脫難江流來國土，承恩八戒轉山林」（丘處機，1889 / 2009a，頁 6），李提摩太的譯文為“Deliverance from a calamity by a Princess. The fortunate Pa Kiei comes through the forest” (Ch'iu, 1889/1913, p. 176)，很顯然前半句「蒙公主搭救脫難」以及他為該回自擬的短標題“The Master saved by a Princess”（法師蒙公主相救）均是他基於該回唐僧被百花羞公主暗地放走的情節而做出的意譯。又如廣百宋齋本第三十一回的回目為「豬八戒義釋猴王，孫行者智降妖怪」（丘處機，1889 / 2009a，頁 6），這裡的「義釋」沿襲了明本的寫法，而有些清代的版本（如《西遊證道書》、《新說西遊記》乃至個別版本的《西遊真詮》）將「義釋」改成了「義激」（吳聖昔，2002b，第 2—3 段）。李提摩太的譯文為“The words of Pa Kiei excite the Monkey King. Sun subdues the demons” (Ch'iu, 1889/1913, p. 180)（八戒的話激將了猴王，孫降服妖怪），讀者可能會認為李提摩太在翻譯「義釋」時參考了某個改為「義激」的清代版本，然而筆者認為最大的可能是李提摩太基於正文豬八戒激將悟空的生動情節而意譯此句（正文有「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如此描寫），而且李提摩太為該回自擬的短標題“Reconciliation—Sun saves his Master”（和解——孫救出師父）中的“Reconciliation”一詞也說明他理解並翻譯了「釋」字之意，即八戒和悟空消除了成見。

表 2
第十回回目對比

文本	回目
李提摩太譯本	A foolish dragon chief breaks Heaven's law. Owing to a slip of the Chinese Emperor, which nearly cost him his life, his Minister of Justice sends, on his behalf, a letter to Tsui Ju, the judge in Hades. (Ch'iu, 1889/1913, p. i)
廣百宋齋本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丘處機，1889 / 2009a，頁 5）
世德堂本	二將軍宮門鎮鬼，唐太宗地府還魂（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2）
西遊證道書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丘處機，1663 / 1990a，頁 3）
新說西遊記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丘處機，1748 / 1990b，頁 2）

表 3
第十一回回目對比

文本	回目
李提摩太譯本	The Emperor is sent to Hell, but returns to Earth again. A man presents Hell's judge with melons and receives his dead wife back. (Ch'iu, 1889/1913, p. i)
廣百宋齋本	游地府太宗還魂，進瓜果劉全續配（丘處機，1889 / 2009a，頁 5）
世德堂本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蕭瑀正空門（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2）
西遊證道書	游地府太宗還魂，進瓜果劉全續配（丘處機，1663 / 1990a，頁 3）
新說西遊記	游地府太宗還魂，進瓜果劉全續配（丘處機，1748 / 1990b，頁 3）

表 4
第十二回回目對比

文本	回目
李提摩太譯本	Huen Chwang founds a great Society. Kwanyin recognizes Huen Chwang as a visitor from Heaven. (Ch'iu, 1889/1913, p. i)
廣百宋齋本	玄奘秉誠建大會，觀音顯象化金蟬（丘處機，1889 / 2009a，頁 5）
世德堂本	玄奘秉誠建大會，觀音顯像化金蟬（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2）
西遊證道書	唐王選僧修大會，觀音顯像化金蟬（丘處機，1663 / 1990a，頁 3）
新說西遊記	唐王秉誠修大會，觀音顯像化金蟬（丘處機，1748 / 1990b，頁 3）

在韻文方面，李提摩太一共選譯了原著 110 多首詩詞，筆者將這些詩詞的譯文與廣百宋齋本仔細比對，發現每一首均可匹配，而明清其他的百回本都與李譯本有出入。以第二十六回的回前詩為例，明代的世德堂本和清代的《新說》都是八句，文字也相同。而《證道書》和廣百宋齋本均縮短為四句，兩者的差別在於末句的文字，前者是「自古饒人不是癡」，後者是「自古虛心不是癡」。李提摩太的譯文共有四句，末句為“The humble-minded never is a fool”，回譯為中文後，只有廣百宋齋本可以與之對應（見表 5）。更明顯的例子是第九十八回唐僧師徒取到無字真經後被帶至如來面前，作者在此時所賦之詩（見表 6）。在這幾個明清百回本中，唯有廣百宋齋本在詩句數量和文字上均能和李提摩太的譯文匹配。

表 5

第二十六回韻文對比

文本	韻文
李提摩太譯本	To be religious, one must have a keen edge to one's ear. One must ever keep close to one's conscience. Steel is hard, but steeled hearts are harder, The humble-minded never is a fool. (Ch'iu, 1889/1913, p. 170)
廣百宋齋本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 剛強更有剛強輩，自古虛心不是癡。(丘處機，1889 / 2009a，頁 451)
世德堂本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 常將刃字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 上士無爭傳互古，聖人懷德繼當時。 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華陽洞天主人， 1592 / 1990，頁 621)
西遊證道書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 剛強更有剛強輩，自古饒人不是癡。(丘處機，1663 / 1990a，頁 523)
新說西遊記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 常將刃字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 上士無爭傳互古，聖人懷德繼當時。 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丘處機，1748 / 1990b，頁 818)

表 6

第九十八回韻文對比

文本	韻文
李提摩太譯本	The Great Scripture is joyful reading, It is a rare gift of God, It is full of priceless pearls. One word cannot be bought for ten thousand coins. Who can read the Wordless Scripture of Ananda? The Scriptures of the Ancient of Days must not be lightly used,

(續下頁)

表 6
第九十八回韻文對比（續）

文本	韻文
李提摩太譯本	The common people should not desecrate them Believers will then understand this Boundless Law, (Ch'iu, 1889/1913, p. 341)
廣百宋齋本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 寶珠拈出無窮價，一字緣知值萬錢。 阿難白本誰認識，古佛真詮莫漫傳。 分付眾生休褻侮，信心了悟法無邊。（丘處機，1889 / 2009c，頁 340）
世德堂本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 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儂卻愛錢。 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 至今得意傳東土，大眾均將雨露沾。（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2507）
西遊證道書	真經三藏福無邊，可笑阿儂卻愛錢。 白本換來虧古佛，至今東土始流傳。（丘處機，1663 / 1990a，頁 1950）
新說西遊記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 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儂卻愛錢。 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 至今得意傳東土，大眾均將雨露沾。（丘處機，1748 / 1990b，頁 3084）

在散文方面，以第十一回為例，李提摩太翻譯了開頭的「百歲光陰似流水，一生事業等浮漚」這首律詩，緊接該詩有譯文為：

It is said that the spirit of Tai Chung mysteriously passed in front of the Five Phoenix Gate, where a host of horsemen invited the Emperor

to go out for a hunting expedition. Tai Chung was delighted and went with them. (Ch'iu, 1889/1913, p. 116)

這段譯文對應的文本應為：

卻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徑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聖駕出朝采獵。太宗忻然從之而去。（丘處機，1889 / 2009a，頁249）

李提摩太在開頭所譯的律詩並不見於《證道書》，在明百回本、《新說》和廣百宋齋本卻存在。然而詩後所譯的這段文字，又不見於明百回本，但在《證道書》、《新說》和廣百宋齋本卻存在。顯然，廣百宋齋本在散文部分上也可與李提摩太譯本吻合。

此外，筆者還一一驗證了胡淳豔與王慧（2012）在考證過程中舉出的譯例，每一例在廣百宋齋版《真詮》均可找到完全對應的原文。如李提摩太在第十一回翻譯了一篇描述奈何橋下慘象的詩賦，胡淳豔與王慧（2012）認為譯文是根據《證道書》和明百回本混合翻譯而成，理由是唯有《證道書》將明本的開頭縮為「長可數里，闊只三畝，高有百尺，深卻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搶人惡怪」幾句，與譯文的開頭對應；但譯文還翻譯了「樞杈樹上，掛的是作踐青紅紫色衣；壁門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這幾句，這些在《證道書》是刪掉的，但在明本卻存在（頁240）。然而，廣百宋齋本不僅像《證道書》一樣縮減開頭，也保留了明本的后幾句詩詞，與李提摩太譯文完全吻合。這一例也證明吳聖昔（2002c）所主張的《真詮》源出《證道書》，並在部分地方參照明本恢復一些文字。

經過仔細比對李提摩太譯本與廣百宋齋本的插圖、回目、韻文以及有可比性的部分散文，並且排除其他明清百回本，基本上可以確定，李提摩太使用的底本即是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需要說明

的是，廣百宋齋本的 82 幅人物繪像中並沒有〈普賢菩薩〉和〈文殊菩薩〉，雖然筆者目前尚無法確定李譯本這兩幅插圖的來源，但並不影響廣百宋齋本為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之底本的結論。無獨有偶的是，1898 年，英國聖道公會（United Methodist Mission）來華傳教士甘林（George T. Candlin）編寫了一本題為《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的小冊子，在文中也翻譯了《西遊記》若干片段，同時附帶原書三幅故事插圖，分別有題字「四聖試禪心」、「孫行者三調芭蕉扇」和「行者一調芭蕉扇」（見圖 8 至圖 10）。而這三幅也是出自《繪圖增像西遊記》（見圖 11 至圖 13），可見甘林也是據此本翻譯，由此可知《繪圖增像西遊記》在清末民初甚為流行。



圖 8 甘林《中國小說》〈四聖試禪心〉插圖

資料來源：Candlin (1898, p. 36)。



圖 9 甘林《中國小說》〈孫行者三調芭蕉扇〉插圖

資料來源：Candlin (1898, p. 38)。



圖 10 甘林《中國小說》〈行者一調芭蕉扇〉插圖

資料來源：Candlin (1898, p. 40)。



圖 11 《繪圖增像西遊記》〈四聖試禪心〉插圖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a, 頁 406)。



圖 12 《繪圖增像西遊記》〈孫行者三調芭蕉扇〉插圖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b, 頁 371)。



圖 13 《繪圖增像西遊記》〈行者一調芭蕉扇〉插圖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b, 頁 344)。

參、「三位一體」，圖文互證

雖然明清不少西方傳教士將《西遊記》這類神魔小說貶為充斥偶像崇拜與迷信之作，李提摩太卻高度稱頌《西遊記》為世界文學傑作，可以與荷馬（Homer）、但丁（Dante）、彌爾頓（Milton）各自的史詩和班揚（Bunyan）的《天路歷程》相提並論。他也注意到小說所蘊含的多種中國宗教傳統，但在他看來，《西遊記》這部史詩性的小說不是宣揚儒教、道教或者原始佛教，而是高於這三者的大乘佛教（Ch'iu, 1889/1913, p. viii）。在《出使天國》的末頁，李提摩太列出了一份「佛教經典讀物」（Standard Books on Buddhism）的廣告書單，將《西遊記》與他早前翻譯的《起信論》、《法華經》和《選佛譜》等佛典並列，可見李提摩太將《西遊記》簡化為一部佛教文學作品。同時，他在譯本導言又宣稱，《西遊記》所弘揚的大乘佛教是假以佛教的名相，實為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在中國稱為景教），因而他深信《西遊記》是一部確定無疑地表現基督教教義和思想的作品（Ch'iu, 1889/1913, pp. xvii-xviii）。可見，與早前翻譯《起信論》、《法華經》等佛典一致的是，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佛教元素也進行了「索隱式」的解讀，²⁵ 挖掘小說的佛教思想與基督教思想的關聯。

基督教相信一位獨一的神，名為耶和華。他是三位一體的神，有聖父、聖子和聖靈三個位格。「三位一體」是基督教神學中極為重要的教義，甚至可以說是基督教最足以與異教判別的核心信仰。在1910年出版的佛經英譯集大成之作《高級佛教的新約》中，李提摩太提出佛教也存在兩種「三一論」（Buddhist Trinities），分別是小乘佛教的「釋迦摩尼三一論」（the Sakyamuni Trinity）和大乘佛教的「阿彌陀佛三一論」（the Amitabha Trinity），前者以釋迦摩尼為中心，文殊和普賢分立左

²⁵ 李爽學（2015）指出，李提摩太的詮釋手法實為天主教「索隱法」（figurism）的基督新教翻版（頁90）。索隱法最初是在《舊約》中找到耶穌基督顯靈及其意義的線索，後來被來華耶穌會士借用，在《易經》、《詩經》、《書經》等中國上古經籍中尋找《聖經》歷史和本教教義的印證。

右，後者以阿彌陀佛為中心，觀音和大勢至分立左右（Richard, 1910, pp. 12-13）。實際上，李提摩太所說的這兩者分別是華嚴宗從《華嚴經》中概括出來的「華嚴三聖」與淨土宗從淨土經典中概括出來的「西方三聖」。與此同時，李提摩太將大乘淨土宗的「西方三聖」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關聯起來，論證阿彌陀佛即為聖父，大勢至即為聖子，觀音即為聖靈（Richard, 1910, pp. 13-16）。而在三年後出版的《西遊記》英譯本中，李提摩太在導言也提綱挈領地述明，這部史詩反映了「大乘基督教」（Mahayana Christianity）的基本教義——「三位一體」：

- (1) 上帝是人類的完美典範，亦即真如。
- (2)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終結死亡與罪過，開闢直達永生和天堂的道路，無須一系列的輪迴。
- (3) 聖靈是懺悔與新生的主要動因，啟發人類在慈善事業上遵循上帝的典範。（Ch'iu, 1889/1913, p. xxi）

在緊接譯本章節目錄的〈插圖目錄〉中，李提摩太列出了譯本收入的30幅插圖的標題和對應頁碼。首尾各是成吉思汗和嶗山太清宮，中間是《西遊記》的人物和情節場景。在成吉思汗這位歐洲人熟悉乃至懼怕的蒙古霸主之後，李提摩太列出了阿彌陀佛、如來佛和觀世音三位佛教聖者，分別題名為「永恆的上帝」（God the Eternal）、「道成肉身的那位」（The Incarnate One）和「聖靈觀音」（Kwanyin the Holy Spirit），顯然將這三位佛教聖者與基督教的聖父、聖子和聖靈關聯起來，延續並調適了他在《高級佛教的新約》中提出的佛教「西方三聖」與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對等模式，以此證明《西遊記》體現了佛耶二者具有相同的「三位一體」的核心教義。²⁶

²⁶ 筆者已另行撰文“A Literary Experiment of ‘Mahayana Christianity’: On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在Lai（2014）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推進，梳理李提摩太「佛耶一元」思想的演變過程，討論譯者如何在《西遊記》譯本中延續並調適他在《高級佛教的新約》中首次提出的佛教西方三聖與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對等模式。參見Wu（2019）。

黎子鵬已較為詳細地討論了李提摩太如何通過文本敘事製造阿彌陀佛、如來佛和觀世音這三位佛教聖者與基督教的聖父、聖子和聖靈的關聯 (Lai, 2014, pp. 130-137)，現在中文底本得以確定，對於譯者如何選取利用中文底本的插圖，譯本的圖像敘事與文本敘事是否存在關聯，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如前所述，譯本如來佛和觀世音這兩幅畫像上的飛禽與原畫的飛禽並不一樣，是何原因造成？與如來佛和觀世音二幅畫像不同的是，譯本的阿彌陀佛畫像不是選自中文底本，李提摩太為何不選用原書的插圖？

一、如來佛畫像：鴿子與大鵬鳥

首先來看譯本的如來佛畫像（見圖 14），李提摩太將其置於譯本第五十八章〈如來辨真假〉（Julai decides which is true），接在孫悟空和六耳獼猴打鬧到如來這裡辨真假之後。畫像下有若干行譯者提供的說明文字：「道成肉身的那位／鴿子落在他身上／鴿子表明原書的畫師將（《西遊記》）這部史詩與福音書的故事關聯起來」²⁷（Ch'iu, 1889/1913, p. 242）。「道成肉身的那位」（THE INCARNATE ONE）是李提摩太對「如來」的英譯。他所說的「福音書」即為記載耶穌生平的四部福音書之一《約翰福音》（*The Gospel of John*）（Lai, 2014, p. 132），它在開篇就強調耶穌本身就是上帝，乃是成了肉身來的，書中還記敘了約翰為耶穌施洗時，看到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²⁸表面上看，李提摩太認為中國的畫師在如來頭頂上畫的飛鳥是一隻鴿子，這個意象使他確信了如來即為耶穌。那麼，中國的畫師是否真如李提摩太所說熟悉「福音書的故事」？

筆者將譯本的畫像與《繪圖增像西遊記》的原畫對比後發現，兩幅

²⁷ 原文為 “THE INCARNATE ONE, With the Dove settling down on Him. The Dove shows that the original artist connected the Epic with the Gospel Narrative” (Ch'iu, 1889/1913, p. 242)。

²⁸ 原文為 “And John bare record, saying, I saw the Spirit descending from heaven like a dove, and it abode upon him” (John 1:32, The King James Version)。

圖的如來神像是一樣的，然而如來頭頂上的飛鳥並不一樣（見圖 14 和圖 15）。仔細觀察的話，原畫的飛鳥有明顯的利爪和猛翅，應該是食肉的猛禽，而非溫順的鴿子。參考廣百宋齋本的其他插圖可發現，中國畫師在刻畫猛禽時，經常突出其利爪和猛翅。比如在第六十三回的〈羣聖除邪獲寶貝〉這幅插圖（見圖 16）中，盜走祭賽國國寶的九頭鳥也是被刻畫為擁有利爪和猛翅的飛禽形象；在第八十二回的〈姪女求陽〉這幅圖（見圖 17）中，最上方有一隻擁有猛翅和利爪的禽鳥，正是孫悟空化作的餓老鷹。那麼原畫中如來頭頂上的猛禽到底是何物？一般來說，畫師是根據故事情節進行創作，《西遊記》中唯一提到如來與猛禽的一處是在第七十七回「羣魔欺本性，一體拜真如」。在該回中，如來幫助悟空收服了獅駝山三怪之一大鵬鳥，《繪圖增像西遊記》中有如下描述：

如來即閃金光，把那鵲巢貫頂之頭，迎風一幌，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輪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膀上就了筋。飛不去，只在佛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鵬金翅雕。（丘處機，1889 / 2009c，頁 64）

佛有 32 相，即 32 種外貌特徵，小說所描述的「鵲巢貫頂之頭」是 32 相之一「頂肉髻相」，指佛的頭頂上骨肉隆起，其形如髻。這只被如來法力困住的大鵬鳥最後無計可施，只得皈依如來。而如來縱使法力再高強，也「不敢鬆放了大鵬」，「只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丘處機，1889 / 2009c，頁 65）。關於這只大鵬鳥的來歷，如來是這樣跟悟空描述：

是那混沌初分時，天開地辟，萬物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麒麟為長，飛禽以鳳凰為長。那鳳凰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吃人最惡，能把四十五里路之人一口吸之。

我在雪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也被他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汙其身；是我剖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故此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大鵬是與他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丘處機，1889 / 2009c，頁 63）



圖 14 《出使天國》〈如來佛〉插圖
(上)和鴿子(下)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p. 243)。

圖 15 《繪圖增像西遊記》〈如來佛〉
插圖(上)和大鵬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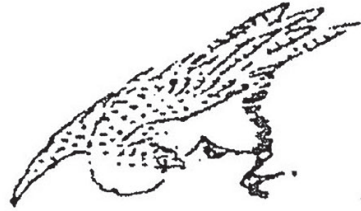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a，
頁 11)。



圖 16 《繪圖增像西遊記》〈羣聖除邪獲寶貝〉插圖（上）和九頭鳥（下）
資料來源：丘處機（1889 / 2009b，頁 402）。



圖 17 《繪圖增像西遊記》〈婬女求陽〉插圖（上）和老鷹（下）
資料來源：丘處機（1889 / 2009c，頁 121）。



據印度佛教寓言集《本生經》的〈孔雀本生譚〉所記，佛前世為孔雀，曾宿一孔雀之胎卵中（吳承恩、李天飛，2014，頁 993，注 2）。《西遊記》的大鵬鳥和孔雀是一母所生，所以才和如來有了親故關係，也正因如此，只有如來才能將他收伏。大鵬不僅是悟空在取經路上遇到的最強勁的對手，也令如來有所忌憚，所以後來在第八十六回，悟空曾出此言：「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華陽洞天主人，

1592 / 1990, 頁 2199)。²⁹《繪圖增像西遊記》的如來繡像中頭頂有肉髻，背後有光環，結跏趺坐於猛禽之下，一一呼應了小說的情節，由此可確定原畫中的飛禽為大鵬鳥，而不是李提摩太譯本所繪的鴿子。

事實上，這只「大鵬金翅雕」的原型是印度神話中一種叫迦樓羅的巨鳥，以食龍為生，是印度教主神毗濕奴的坐騎。佛教吸收此鳥為天龍八部之一，其形象隨佛教傳入到中國後，又結合了古代傳說中的大鵬形象。除了《西遊記》之外，這只神鳥也在其他多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出現，比如在清代小說《說岳全傳》中，岳飛的前世本為如來頭頂上的護法「大鵬金翅明王」，因女土蝠聽佛祖講經時撒屁而啄死女土蝠，被如來貶落紅塵，投胎為人。

通過對比李提摩太譯本和《繪圖增像西遊記》才發現，在中文底本的如來繡像中，其頭頂上原本是一隻雜糅了印度神話和中國古代傳說的大鵬鳥，但是到了李提摩太譯本，卻變成了象徵基督教聖靈的鴿子，改動的背後自然是李提摩太出於製造如來與耶穌的關聯的目的，而中國畫師根本並非如譯者所說的熟悉福音書的故事。也正因為李提摩太將原畫的大鵬鳥改為鴿子，他不得不對第七十七回的情節做些調適刪改：在原著中，悟空對如來訴苦說在獅駝山遇到「三個毒魔」，如來於是告訴悟空，老怪和二怪的主人是文殊和普賢，而三怪大鵬是佛母孔雀大明王的胞弟。隨後，如來請來文殊和普賢收服老怪和二怪，使之現出本相，乃是「青獅白象」（丘處機，1889 / 2009c, 頁 62—64）。而在李提摩太的譯本中，悟空對如來訴苦說遇到「三個可怕的魔王」，隨後如來僅告

²⁹ 世德堂本在此處前後寫作「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 頁 2199），其中「太清」應為刊刻或傳抄錯誤，因「李老君」本被奉為道教三清之一的太清道德天尊。道教宮觀供奉的三清塑像，一般以玉清元始天尊居中，左側為上清靈寶天尊，右側為太清道德天尊，故此處的「太清」應為「玉清」。李卓吾評本在此處訛誤為「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上；佛如來治世之尊，今還坐於大鵬之下」（李贄，1611—1644 / 1985, 86 回，頁 6），而主要根據李卓吾評本刪節的《西遊證道書》在此處的文字則承襲李評本，為「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上；佛如來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丘處機，1663 / 1990a, 頁 1704）。《繪圖增像西遊記》屬於由《西遊證道書》出的《西遊真詮》版本系統，它在此處的文字進一步訛誤，變為「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上；佛如來治世之尊，還坐於太清之下」（丘處機，1889 / 2009c, 頁 179）。

訴悟空老怪和二怪的來歷，說他們「其實是孔雀和大鵬，主人是山西五臺山的文殊和四川峨眉山的普賢」（Ch'iu, 1889/1913, p. 283），接著依照原著翻譯了大鵬的來歷。最後，李提摩太只交代了如來請來文殊和普賢收服魔王們，使之顯現出青獅和白象的模樣，並在此回插入文殊騎獅和普賢騎象這兩幅他聲稱選自《繪圖增像西遊記》的插圖。然而，他卻有意刪去原著中如來收服三魔大鵬、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的情節。不過，李提摩太在選用底本第八回〈我佛造經傳極樂〉這幅插圖（見圖 18）時，卻沒有注意到與改動後的如來畫像保持一致，原畫中如來光焰上的大鵬鳥被原封不動地保留在譯本（見圖 19）。



圖 18 《繪圖增像西遊記》〈我佛造經傳極樂〉插圖（上）和大鵬鳥（下）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p. 105)。



圖 19 《出使天國》〈我佛造經傳極樂〉插圖（上）和大鵬鳥（下）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a, 頁 199)。

二、觀世音畫像：鴿子與白鸚歌

接著來看譯本的觀世音畫像（見圖 20），李提摩太將其置於譯本第十二章〈水陸大會〉（All Souls' Day），並附兩行說明文字：「聖靈觀音／鴿子與念珠是其象徵」³⁰（Ch'iu, 1889/1913, p. 205）。將這幅觀音畫像與《繪圖增像西遊記》的原畫對比會發現，兩幅圖的觀音神像是一樣的，然而觀音旁邊的飛鳥雖然都銜著一串念珠，但長相卻不一樣（見圖 20 和圖 21）。如果把譯本觀音畫像上的飛禽比對同一本書內如來畫像上的鴿子時，會驚奇地發現，兩者絲毫無差。顯然，李提摩太將如來頭頂上的飛鳥與觀音身邊的飛鳥替換成同一只鴿子，這樣就很自然地把耶穌與如來、聖靈與觀音關聯起來。那麼在原畫和原來的文化語境中，觀音身旁的飛禽是何種動物？它與觀音有何關係？細讀《西遊記》會發現，觀音每次出行時，有一隻靈禽總是伴隨其左右（如表 7 所示），³¹它就是紫竹林中除了孔雀以外的護法動物「白鸚歌」。

這只「飛東洋，遊普世，感恩行孝」的白鸚歌是何來歷？它是如何與觀音結緣？鸚歌即為鸚鵡，經常是佛經中的主角。《雜寶藏經》卷一有「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的故事，是最早記載鸚鵡行孝的故事。它講述佛前生曾是雪山上的一隻鸚鵡，父母失明，鸚鵡便採摘花果稻穀侍奉父母。隨著宋代以後觀音以女性面目出現並發展出一整套豐富的形象系統，民間傳說此孝鸚鵡被觀音所收，成為善財龍女之外的脅侍，比如明代的詞話唱本《新刊全相鸚哥行孝義傳》和後來的《鸚哥寶卷》都有鸚鵡行孝感動觀音的演繹發揮。《西遊記》這只「飛東洋、遊普世」的孝鸚鵡應該是源自《鸚哥寶卷》中那只為重病的母親飛往東土採摘櫻桃的西域白鸚哥。之後的清刻本《善財龍女寶卷》將《鸚哥寶卷》的故事縮短成數行的韻文，其末尾有如下幾句散文：

³⁰ 原文為“KWANYIN THE HOLY SPIRIT. The Dove and Rosary as symbols”（Ch'iu, 1889/1913, p. 205）。

³¹ 因李提摩太參考的《繪圖增像西遊記》對明百回本有刪減，故此表列出兩個本子的引文。

菩薩站在鼈頭之上，善財腳踏蓮花，冉冉竟望紫竹林而來，又見白鸚鵡口銜念珠，從空飛來迎接菩薩。至今留此一幅畫圖在世。
(濮文起，2005，頁 436)



圖 20 《出使天國》〈觀世音〉插圖
(上)和鴿子(下)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p. 133)。



圖 21 《繪圖增像西遊記》〈觀世音〉
插圖(上)和白鸚鵡(下)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a,
頁 15)。

表 7

《西遊記》提到的白鸚鵡

回目	世德堂本	廣百宋齋本
第十二回	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遊普世，感恩行孝，玉毛紅嘴 白鸚歌 。（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281）	已刪去
第十七回	綠楊影裡語 鸚哥 ，紫竹林中啼孔雀。（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410）	文字相同（丘處機，1889 / 2009a，頁 337）
第二十六回	菩薩吩咐大眾：「看守林中，我去去來。」遂手托淨瓶， 白鸚哥 前邊巧轉，孫大聖隨後相從。（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642）	文字相同（丘處機，1889 / 2009a，頁 455）
第四十二回	1. 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卻才都駕著雲頭，離了海上。 白鸚哥 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066） 2. 菩薩聞言，卻與二行者、 白鸚哥 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074）	1. 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卻才都駕著雲頭前進， 白鸚哥 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丘處機，1889 / 2009b，頁 122） 2. 菩薩聞言，卻與行者低下金光，到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丘處機，1889 / 2009b，頁 124）
第五十七回	1. 正講處，只見 白鸚歌 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下。（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444） 2. 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 靈鸚 。（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462）	1. 紫竹林中有木吒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下。（丘處機，1889 / 2009b，頁 319） 2. 已刪去
第五十八回	那觀音在傍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後木叉行者、 白鸚哥 ，一同趕上。（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487）	觀音在傍聽說，即合掌謝聖恩，領悟空駕雲而去。（丘處機，1889 / 2009b，頁 340）

這一情景正好與《繪圖增像西遊記》的觀音繡像有幾分相似。事實上，白鸚鵡伴飛乃至口銜念珠的情景常常出現在元代及其後的觀音繪畫、雕塑和其他工藝製品中。有學者認為，《善財龍女寶卷》的作者在寫此卷時，可能正看著這樣的一幅畫（Yü, 2001, p. 446）。³²

由以上分析可見，《繪圖增像西遊記》中如來繡像上的飛禽是其收服的大鵬鳥，而觀音繡像旁邊銜著念珠的飛禽是其護法動物白鸚鵡，《西遊記》中這兩種動物與這兩位佛教聖者的關聯是各自從印度和中國的神話傳說、佛經以及民間文學中衍化而來的。當李提摩太將這兩幅繡像收入在他的《西遊記》譯本時，為了把如來、觀音分別與耶穌、聖靈關聯起來，巧妙地將大鵬鳥和白鸚鵡改頭換面，統合為一種象徵基督教聖靈的動物——鴿子；而且，鴿子的姿勢是從天而降，正好應和了「福音書的故事」，即「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達到圖文互證、相得益彰的效果。

三、「捨近求遠」的阿彌陀佛畫像

最後來看譯本的阿彌陀佛畫像（見圖 22）。據李提摩太在〈插圖目錄〉中的說明，全書有三幅插圖不是選自中文底本，而阿彌陀佛畫像正是其中的一幅。雖然阿彌陀佛並非《西遊記》中的角色，³³譯者卻將阿彌陀佛的畫像置於第一回開篇之前，因為在他看來，阿彌陀佛即是基督教的造物主上帝（Ch'iu, 1889/1913, p. xxxv），而《西遊記》開篇講述的正是宇宙萬物之創生和演化，譯者在這段譯文的末尾還加注說明：「以上概括了作者所想像的七天創世」（Ch'iu, 1889/1913, p. 2）。李提摩太也在阿彌陀佛畫像下加了兩行文字說明：「日本的大乘佛教信徒所描繪的上帝」（Ch'iu, 1889/1913, p. 1），由此可知這幅畫像來自日本。李提摩太在如來和觀音兩幅畫像上都是直接選用中文底本的插圖，只不

³² 關於白鸚鵡與佛教的淵源，參見 Yü (2001, pp. 443-446)。

³³ 由於阿彌陀佛不是《西遊記》中的角色，李提摩太在譯本中主要是借助如來從側面建立阿彌陀佛與上帝的關聯，關於此點筆者已另行撰文詳述，參見 Wu (2019)。

過對這兩位佛教聖者的護法動物作了改動，那麼為何他在阿彌陀佛的畫像上不直接採用原書的插圖，反而「捨近求遠」？

還是回到《繪圖增像西遊記》，雖然小說並無「阿彌陀佛」這一角色，但《繪圖增像西遊記》確實有一幅題為〈阿彌陀佛〉的繡像，不過，它所繪的其實是一尊大肚彌勒佛（見圖 23），應該是畫師將「彌勒佛」誤寫為「阿彌陀佛」所致。彌勒佛是縱三世佛之一，為現在佛釋迦牟尼佛的繼任者，李提摩太早在研究佛教之初就據《金剛經》第六品的預言將彌勒佛等同於耶穌基督，並稱彌勒佛為「佛教的彌賽亞」（the Buddhist Messiah）（Richard, 1894, pp. 266-267）。³⁴ 在《西遊記》中，彌勒佛僅在第六十六回幫助悟空收服黃眉怪時登場，明代百回本有一首八句插詩描述其外表為「大耳橫頤方面相，肩查腹滿身軀胖」（華陽洞天主人，1592 / 1990，頁 1684），李提摩太使用的《繪圖增像西遊記》雖然只保留該詩的最後兩句「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佛祖」（丘處機，1889 / 2009b，頁 446），³⁵ 但該本所繪製的彌勒佛繡像與明本韻文所描述的體態完全吻合，而李提摩太在其《西遊記》譯本中也一如既往將彌勒佛譯為「彌賽亞」。可見，在譯者理解的中國佛教文化和《西遊記》中，彌勒佛並不是至高無上之神，而且原畫的形象也不夠偉岸莊重。從這些因素考量，彌勒佛的確無法與基督教的上帝相提並論，因而李提摩太不予以採納中文底本的畫像是可以理解的。那麼他為何選用來自日本的阿彌陀佛畫像？

³⁴ 《金剛經》第六品有以下如來佛祖對須菩提的開示：「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金剛經六品鳩摩羅什譯本）。這裡的「後五百歲」是指第五個五百年（即進入末法時期的第一個五百年），經文意在說明要完全領悟萬法皆空的道理並不容易，但即使是在末法時期，也一定會有修持戒律、修集福德的人領悟這種智慧。李提摩太將此段經文誤讀為彌勒佛將於如來滅度五百年後降世，並聯想到《舊約聖經》中猶太先知關於彌賽亞降世的預言，從而將彌勒佛與彌賽亞等同而論。

³⁵ 李提摩太將此句譯為“MILEH FO (MESSIAH), THE MOST HONOURED IN THE PARADISE OF THE WEST”（Ch’iu, 1889/1913, p.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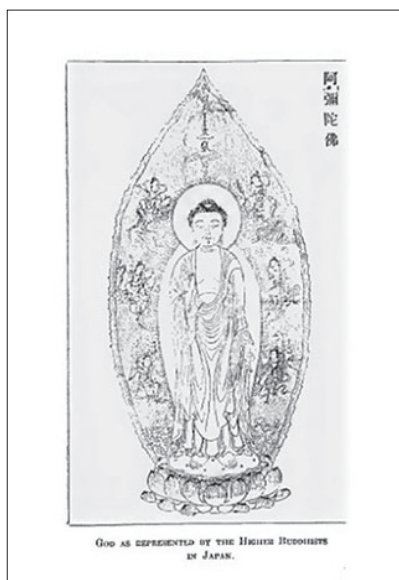


圖 22 《出使天國》〈阿彌陀佛〉插圖

資料來源：Ch'iu (1889/1913, p. 1)。



圖 23 《繪圖增像西遊記》〈阿彌陀佛〉插圖

資料來源：丘處機 (1889 / 2009a, 頁 14)。

事實上，日本因素在李提摩太研究大乘佛教和翻譯《西遊記》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提摩太在華傳教的 45 年期間，他對日本的關注和他對中國文教政治的參與介入、對大乘佛教的正式研究幾乎是在 19 世紀 90 年代同時開始的。在政治方面，李提摩太極為欣賞日本通過政治改革使國家興盛富強，多次向國內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同時也非常崇敬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數次與其會談並向其提議建立強國聯盟的方案。而在宗教方面，李提摩太也經常赴日考察日本的佛教和神道教，與在日的英美佛教學者如亞瑟·洛伊德 (Arthur Llyod) 和戈登夫人 (Mrs. E. A. Gordon) 等有學術上的密切交流，同時也非常欣賞伊藤博文將「宗教自由」寫入日本憲法的努力。在研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兩者的相似性與歷史關聯的過程中，李提摩太逐漸發現洛伊德和戈登夫人這兩位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結合他們的研究與自己在當

地的考察，李提摩太更加確信自中國傳入日本以後迅速興盛的大乘淨土宗與基督教是最為契合的（Richard, 1910, p. 26），因為淨土宗強調對阿彌陀佛的信仰，認為依賴個人的力量獲得徹底解脫十分困難，但若通過日常念佛修行，可以藉著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而在依靠他力獲得拯救上十分類似基督教「因信稱義」的思想（Richard, 1894, pp. 264-268）。比之相當於彌賽亞的彌勒佛，阿彌陀佛自然在作用、地位和形象上更符合基督教的上帝，這就是李提摩太為何不採納中文底本名為「阿彌陀佛」、實為「彌勒佛」的畫像，而是選用來自日本的阿彌陀佛畫像。

肆、結語

本文修正了長期以來學界對李提摩太《西遊記》英譯本之底本的錯誤認識，透過利用檔案和古籍等資料以及《西遊記》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從譯本插圖和文字兩方面對照原書的版本系統，考證出李提摩太採用的中文底本應為清末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的《繪圖增像西遊記》。同時，本文指出譯者對底本的選擇與他將小說的佛教元素基督教化的翻譯策略有密切關聯。李提摩太精心選取底本，並巧妙地改造選取自底本的如來繡像和觀音繡像，將這兩位聖者的護法動物大鵬鳥和白鸚鵡改頭換面，統一替換為象徵基督教聖靈的鴿子，以此建立如來與耶穌、觀音與聖靈的關聯；同時，他明智地棄用底本名為「阿彌陀佛」的彌勒佛畫像，選用來自日本的阿彌陀佛畫像，以匹配基督教的上帝。可見，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英譯，不僅僅是文本層面的「語際翻譯」，也涉及圖像層面的「符際翻譯」；譯者通過增插圖像和改動原圖細節，令譯本的圖像敘事緊密配合文本敘事，力圖證明《西遊記》是「建立在深刻的基督教理念之上」（Richard, 1916b, p. 343），體現了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核心教義。至於李提摩太英譯《西遊記》與其英譯佛經的關係，與其

「佛耶一元」思想衍變的關係，乃至與其在清末亂世下的政治、宗教理想之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于懷瑾（2007）。論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詮譯（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首都師範大學，北京。

【Yu, H. J. (2007). *Timothy Richard'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丘處機（1990a）。西遊證道書。上海：上海古籍。（原著出版年：1663）

【Qiu, C. J. (1990a). *Xiyou zhengdao shu*.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Guj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63)】

丘處機（1990b）。新說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原著出版年：1748）

【Qiu, C. J. (1990b). *Xinshuo Xiyouji*.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Guj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48)】

丘處機（2009a）。繪圖增像西遊記。載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繡像珍本集（第20冊，頁1—540）。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原著出版年：1889）

【Qiu, C. J. (2009a). *Huitu zengxiang Xiyouji*. In Y. S. Jiang, L. Jing & Z. Q. Chen (Eds.), *Xiuxiang zhenben ji* (Vol. 20, pp. 1-540). Beijing, China: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

丘處機（2009b）。繪圖增像西遊記。載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繡像珍本集（第21冊，頁1—536）。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原著出版年：1889）

【Qiu, C. J. (2009b). *Huitu zengxiang Xiyouji*. In Y. S. Jiang, L. Jing & Z. Q. Chen (Eds.), *Xiuxiang zhenben ji* (Vol. 21, pp. 1-536). Beijing, China: China

-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
- 丘處機 (2009c)。繪圖增像西遊記。載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 (編)，**繡像珍本集** (第 22 冊，頁 1—376)。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原著出版年：1889)
- 【Qiu, C. J. (2009c). Huitu zengxiang *Xiyouji*. In Y. S. Jiang, L. Jing & Z. Q. Chen (Eds.), *Xiuxiang zhenben ji* (Vol. 22, pp. 1-376). Beijing, China: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
- 早期版本【光緒乙丑廣百宋齋校印】**【繪圖增像西遊記】** 12 冊 100 回全 (2015)。取自 <http://www.kongfz.cn/18397242/>
- 【Zaoqi banben [Guangxu yichou guangbaisong zhai jiaoyin] [Huitu zengxiang *Xiyouji*] shier ce yibai hui quan.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kongfz.cn/18397242/>】
- 吳承恩、李天飛 (校注) (2014)。西遊記 (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 【Wu, C. E., & Li, T. F. (Annot.). (2014). *Xiyouji* (II).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 吳聖昔 (2002a)。「新說」夾批配「真詮」的怪胎。取自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15.htm>
- 【Wu, S. X. (2002a). “Xinshuo” jiapi pei “zhenquan” de guaitai. Retrieved from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15.htm>】
- 吳聖昔 (2002b)。「義識」乎？「義釋」乎？「義激」乎？取自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07.htm>
- 【Wu, S. X. (2002b). “Yishi” hu? “yishi” hu? “yiji” hu? Retrieved from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07.htm>】
- 吳聖昔 (2002c)。天一影印本《西遊真詮》非「真詮」。取自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13.htm>
- 【Wu, S. X. (2002c). Tianyi yingyin ben *Xiyou zhenquan* fei “zhenqu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5-013.htm>】

吳曉芳 (2018a)。《西遊記》英譯史概述 (1854—1949)。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 (3)，155—184。

【Wu, X. F. (2018a). A surve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Xiyou ji*, 1854-1949.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8(3), 155-184.】

吳曉芳 (2018b)。「不崇永生上帝之榮，反拜速朽世人禽獸昆蟲之像」：論吳板橋對神書西遊故事的英譯 (1895)。當代中國研究，25 (2)，145—165。

【Wu, X. F. (2018b). God vs. dragon: On Samuel I. Woodbridge's English translation (1895) of "westward journey stories" contained in a script of Tongzi drama. *Modern China Studies*, 25(2), 145-165.】

李時人 (1991)。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

【Li, S. R. (1991). *Xiyouji kaolun*.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Ancient Books.】

李暉 (2013)。「永生」的寓喻敘事：淺析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翻譯理解方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8，28—35。

【Li, H. (2013). An allegory of Christian immortality: Timothy Richard's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Xiyouji*.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8, 28-35.】

李爽學 (2015)。中外文學關係論稿。臺北：聯經。

【Li, S. S. (2015). *Zhongwai wenxue guanxi lungao*. Taipei, Taiwan: Linking.】

李贄 (評) (1985)。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 11 卷)。臺北：天一。(原著出版年：1611—1644)

【Li, Z. (Annot.). (1985). *Li Zhuowu xiansheng piping Xiyouji* (Vol. 11). Taipei, Taiwan: Tiany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11-1644)】

查究翻書 (1892 年 6 月 18 日)。申報，10 版。

【Chajiu fanshu. (1892, June 18). *Shenbao*, p. 10.】

胡淳豔、王慧（2012）。佛耶之間——李提摩太《天國之行》的翻譯傳播。《明清小說研究》，4，236—251。

【Hu, C. Y., & Wang, H. (2012). Betwee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imothy Richard's *A Mission to Heaven*.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4, 236-251.】

孫楷第（1932）。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Sun, K. D. (1932). *Riben Dongjing suojian Zhongguo xiaoshuo shumu tiyao*. Peiping, China: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翁長松（2015）。清代版本敘錄。上海：上海遠東。

【Weng, C. S. (2015). *Qingdai banben xulu*.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Far East.】

張靜廬（輯注）（1954）。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群聯。

【Zhang, J. L. (Ed.). (1954). *Zhongguo jindai chuban shiliao* (Vol. 2). Shanghai, China: Qunlian Press.】

許勇強（2008）。《西遊記》在清代的文本傳播。《社會科學家》，10，142—145。

【Xu, Y. Q. (2008). *Xiyouji zai Qingdai de wenben chuanbo*. *Social Scientist*, 10, 142-145.】

華陽洞天主人（校）（1990）。西遊記（世德堂本）。上海：上海古籍。（原著出版年：1592）

【Huayang dongtian zhuren. (Ed.). (1990). *Xiyouji* (Shidetang ben).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Guj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592)】

鄭振鐸（1933）。西遊記的演化。《文學》，1（4），559—576。

【Zheng, Z. D. (1933). *Xiyouji de yanhua*. *Wenxue*, 1(4), 559-576.】

濮文起（主編）（2005）。善財龍女寶卷。載於《民間寶卷》（第10冊，頁422—437）。合肥：黃山書社。

【Pu, W. Q. (Ed.). (2005). *Shancai longnu baojuan*. In *Minjian baojuan* (Vol. 10,

pp. 422-437). Hefei, China: Huangshan Shushe.】

英文文獻

- Ancestry.com Operations, Inc. (2017).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student records, 1836–1945* [Online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ancestry.ca/cgi-bin/sse.dll?indiv=1&dbid=61488&h=3062373&tid=&pid=&usePUB=true&_phsrc=UW59&_phstart=successSource
- Candlin, G. T. (1898). *Chinese fiction*. Chicago, IL: The Open Court.
- Ch'iu, C. C. (1913). *A mission to heaven* (T. Richard, Trans.). Shanghai, China: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
- Edkin, J. (1854, July 1). 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 p. 191.
- English classics in Chinese. (1913, June 21). *The West Australian*, p. 6.
- Lai, T. P. (2014).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owri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126-154.
- R., T. (1908, May 3). [Correspondence. The Creed of Half Asia].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1860-1914) (CH/4B). Angus Library and Archive,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 Richard, T. (1894). Synopsis of how to awaken faith in the Mahayana school.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27(1), 263-278.
- Richard, T. (1910).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h, UK: T. T. & Clark.
- Richard, T. (1916a).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anghai, China: Commercial Press.
- Richard, T. (1916b).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New York, NY:

Frederick A. Stokes.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9).

Shanghai, China: The Shanghai Mercury.

The twen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 (1913).

Shanghai, China: The Shanghai Mercury.

Ware, J. (1905a). The fairy land of China. 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4(1), 80-89.

Ware, J. (1905b). The fairy land of China. I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4(2), 120-127.

Williams, H. S. (Ed.). (1904). *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volume XXIV Poland, the Balkans, Turkey, minor Eastern states, China, Japan.* London, England: The Times.

Wu, X. F. (2019, June). A literary experiment of “Mahayana Christianity”: On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youji*. In D. Poupard (Chair), *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UHK research summit workshop conducte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Yü, C. F. (2001).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法文文獻

Pavie, T. (1857a). Etude sur le roman bouddhique chinois Si-yeoutchin-tsuen [Study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novel Si-yeoutchin-tsuen]. *Journal Asiatique*, 5(9), 357-393.

Pavie, T. (1857b). Etude sur le roman bouddhique chinois Si-yeoutchin-tsuen [Study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novel Si-yeoutchin-tsuen]. *Journal Asiatique*, 5(10), 309-374.